

| 权威全译本 |

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倾情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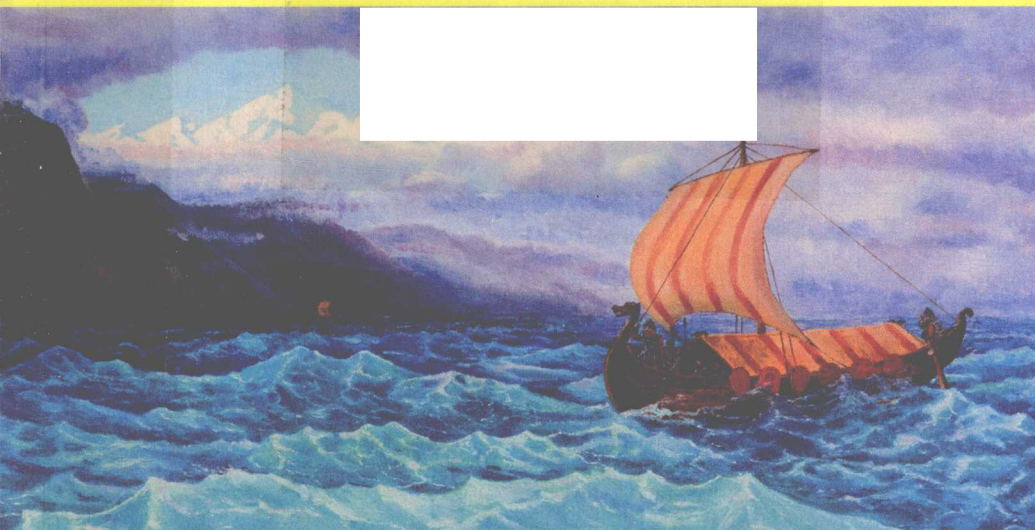
一部惊心动魄、惊险刺激的荒岛求生记，
一个充满勇气与智慧的励志传奇，
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



鲁滨逊漂流记

【英】笛 福◎著 王泽曼◎译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无障碍阅读版

名师导读

鲁滨逊 漂流记

[英]笛 福◎著
王译曼◎译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鲁滨逊漂流记 / (英) 笛福著; 王译曼译. —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88-6940-8

I. ①鲁… II. ①笛…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8188号

鲁滨逊漂流记

LUBINXUN PIAOLIU JI

作 者 [英] 笛福

译 者 王译曼

责任编辑 刘 杨

封面设计 游 麒

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41号 邮编: 150001

电话: (0451) 53642106 传真: (0451) 53642143

网址: www.lkcbs.cn www.lkpub.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8-6940-8/Z · 1161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目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35
第三章	/	060
第四章	/	098
第五章	/	140
第六章	/	175
第七章	/	212
第八章	/	244
第九章	/	278

第一章

名师导读

富裕家庭出身的鲁滨逊原本过着十分安逸的生活，却一心向往着航海冒险。他不听父母劝告，在几番抗争之后终于如愿踏上了航海之路，但是却遭遇了巨大的磨难——风暴、野兽，甚至被海盗掳劫。鲁滨逊会不会因此望而却步，放弃航海梦想呢？

我于一六三二年出生在约克市（英国中部城市）的一个富裕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个来自不来梅市的外国人，他起先定居在赫尔（位于约克市东面的港口城市）。虽然他不是约克人，但他通过经商致富，赚到了一份产业后便定居约克，不再经商，在那里他娶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姓鲁滨逊，来自约克市的一个名门望族。所以我的名字叫做鲁滨逊·克洛茨内尔。但是在英格兰很多文字已经普遍衰落，我们就只叫自己克鲁索，而且也这样写名字，我的朋友也都这样叫我。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是英国步兵团驻扎在佛兰德斯陆军中校，从前效力于赫赫有名（读作[hè hè yǒu míng]，名声非常显赫。赫赫，显著盛大的样子）的洛克哈特上校。他在敦刻尔克（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同西班牙人的交战中牺牲。我对另一个哥哥毫不知情，就像我

父母对我后来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一样。

作为家里第三个儿子，父母并没有让我从小就学习如何经商。我变得很早熟，脑海里常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当时，我的父亲年事已高，他希望我读书。于是在家庭教育和当地免费的学校里，我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本打算让我学习法律，但我只对航海感兴趣，这种爱好使我违抗父亲的意愿，甚至是他的命令。我对我母亲和其他朋友的一切恳求和劝说也都充耳不闻。好像是命中注定一样，这种爱好让我变得不幸，最终使我掉进了悲惨的境遇之中（一方面说明“我”对航海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透露了“我”后来所遭遇的惊险与不幸）。

我的父亲是一个睿智又严肃的人，他预见出我的计划的危险性与不确定性，因此常常给我提出严肃又中肯的建议。一天早上，他把我叫进了他的卧室。因为痛风，他不得不经常待在卧室里。他极力地劝诫（读作[quàn jiè]，劝告人们改正缺点错误，警惕未来）我，十分恳切，想让我放弃航海的念头。他问我，我有什么理由想要离开父母、故乡和祖国，除了仅仅只是出去瞎转一圈。在这里，我可以仰仗亲戚朋友立足于生活，而且完全有机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赚一份家产，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一生过着安逸的生活。他告诉我，那些到国外去冒险、去创业、去走不寻常的路来名扬四海的人，一般不是对命运、对生活绝望透顶的人，就是富有野心、家财万贯的人；但是我不属于这两类人的任何一类，他们对我来说不是过高就是过低。我的地位在这两者间，就是一般所说的中间阶层。以他长期的经验来看，中间阶层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也是最容易让人幸福满足的阶层。因为这个阶层的人既不必像底层人物一样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遭遇磨难和痛苦；也不必像那些上层人物一样骄奢淫逸（读作[jiāo shē yín yì]，骄横奢侈，荒淫无度），虚荣嫉妒。他告诉我，通过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生

活的确无比幸福：那就是人人都羡慕这种生活，许多帝王都常常哀叹着其高贵的出身所带来的不幸后果，他们希望自己处于过于卑微和过于伟大这两种极端的中间部分；许多智者也证明这种地位就是真正幸福的标准，他们常常祈祷既不要过于贫穷，也不要过于富有。

他希望我能够留心观察，这样就会发现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的人都会遭遇生活的不幸，但中间阶层的人就很少会有这些灾难，而且中间阶层的生活不会像上层社会或下层社会一样，世事无常，瞬息万变。不仅如此，中间阶层的人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既不会像上层社会的人一样被骄奢淫逸、腐烂堕落的生活困扰，也不会像底层社会的人一样缺吃少用，艰辛悲惨。中间阶层的人可以享受一切美德和快乐，安定富足是中产阶级的随身女仆。中庸克己，安定健康，交友娱乐，一切令人愉快的活动，一切令人向往的幸福都存在于中间阶层的生活中。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可以悠然（读作[yōu rán]，悠闲的样子）自得地过一辈子，既不必劳心劳力，为了生存而辛苦奔波成为生活的奴隶，进退两难，心灵和肉体片刻不得安宁；也不必因嫉妒和野心而狂躁不安。中间阶层的人只需要平静地终其一生，细细品尝生活的甜蜜，没有任何艰难困苦。他们会感觉到幸福，并且越来越能体会到这种幸福（通过对比的方式，极力展示了中产阶级的舒适，同时也反映了中产阶级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思想）。

接着，他十分诚恳而又充满慈爱地劝我不要太孩子气，不要过于轻率，自讨苦吃。因为无论从人之常情来说，还是就我的家庭条件而言，我都不需要为了生存奔波。他说他会为我安排好一切，并且尽全力让我过上他刚刚所说的中间阶层的生活。如果因我不听从安排而不能在这世上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那也只能怨我自己的命运不济或由于我自己的过错所致，他并不需要为此负责，因为他已经尽了他的职责，提醒

我什么事情会使我受到伤害。总而言之，如果我听他的话，安心地待在家里，他会尽一切努力使我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决不会鼓励我离开家，也不会为我离开家以后所遭受的苦难负任何责任。最后，他说我应该吸取我大哥的教训，当初他也曾这样恳切地规劝过大哥不要去佛兰德斯（西欧的一个历史地名，泛指古代尼德兰南部地区）打仗，但大哥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头脑发热跑去参军，最后死于战争（父亲希望通过大儿子的事让鲁滨逊意识到冒险的危险性，以打消他的出海的念头）。他还说，虽然他会永远为我祈祷，但如果我执意要离开家，走这愚蠢的一步，上帝必将不会保佑我，我以后一定会为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而后悔，但那时已晚，也将无济于事（读作[wú jì yú shì]，对于事情没有什么帮助）。

后来我发现我父亲的最后这几句话真的应验了，不过我相信连他自己当时都不会知道自己竟然还有这种先见之明。我注意到，他一边劝我一边流泪，尤其是当他谈到我死去的大哥时。当他讲到将来我会后悔却无人帮助时，更是难过地中断了谈话。他告诉我他实在是难过得不知道还能再对我说些什么了。

他的话语深深地感动了我。确实，这么说谁都会感动的。因此，我决定不再想着出去这件事了，而是听父亲的话安心地留在家里。但是，天啊！仅仅几天这种想法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父亲的苦苦劝告仅仅安抚了鲁滨逊几天时间，这一描述从侧面反映了鲁滨逊对航海冒险的强烈愿望）。再简单一点说，为了不再听我父亲啰唆，几周后我又一次决定要逃得远远的。不过这次我不像第一次那样头脑发热草率（读作[cǎo shuài]，不认真，敷衍了事）行事，我决定先去做我母亲的工作。有一次，当我看见她比平时都高兴时，就跑去告诉她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出去见见世面，除此以外我没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父亲最好支持我，不要逼着我偷偷溜出家。而且我已经十八岁了，无论是去当学徒还是去当律师的书记员都已

经太晚了。即使我去做了，我也肯定会半途而废，不等师满就逃出去去航海。可是假使我的母亲能够说服父亲让我出去见识见识，哪怕只出一次海，等我再回到家发现我不喜欢那种生活，我就永远都不会再提这件事。而且我保证我会加倍努力来弥补浪费的时间。

我的这番话使母亲十分生气，她说她很清楚跟我父亲说这种事毫无意义，父亲非常清楚这件事对我是有害的。她难以理解为什么父亲如此语重心长（言辞诚恳，情意深长）地劝我，却仍然无法感动我，我还执意要离家冒险。总而言之，如果我非要自寻死路，那没有人可以帮我，我也不要奢望（过高地希望）有人会支持我；就她而言，她决不会同意让我出海，自寻毁灭，以免我将来埋怨她，说当时我父亲是不同意的，但母亲却同意了。

虽然我母亲拒绝为我向父亲说情，但我后来还是听说她将我们的谈话全部地、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之后十分担忧，他对母亲叹息道：“如果那孩子留在家里，也许会很幸福；但他一旦走了，他就必定会成为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我是决不会同意的。”

不过不到一年光景（表示大约的时间或数量），我还是走了。在那期间，我固执地不理睬任何人劝我干点正事儿的提议，我不断地与父母争辩，抱怨他们断然否决我的爱好。有一天我在赫尔闲逛，那时我还没有离家出走的念头。但是在那儿我遇到了一位朋友，他正准备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他怂恿（读作[sǒng yǒng]，鼓动别人去做）我和他们一起去，并且说我可以分文不拿；这是一种航海员常用的诱导方法。这个条件很吸引我，所以我既没同父母亲商量，也没给他们捎话，我相信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打听到我的消息的；既没向上帝祈祷，也没有获得父亲的支持，甚至丝毫没有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以及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和艰难险阻等待着我。就这样，我于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登上了一艘

去往伦敦的船只，天知道这是一个怎样不幸的日子啊！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年轻的冒险者会像我这样一出去就开始倒霉，而且倒霉这么久（为鲁滨逊后来冒险经历的长时间的苦难埋下了伏笔）。这艘船刚驶离亨伯河（加拿大纽芬兰岛西部河流），海上就刮起了大风，海面上波涛汹涌，浪花滔天。我以前从来没出过海，因此看到这种场景感到非常害怕。我仔细地想了想我的所作所为，感觉上帝如此惩罚我实在是我咎由自取（读作[jiù yóu zì qǔ]，遭受责备、惩处或祸害是自己造成的），怨不得旁人。我开始后悔离开父母和家乡，为抛弃为人子女的职责而感到羞愧。一瞬间，我父母曾经给我的忠告、我父亲的眼泪和我母亲一次次的恳求全都在我脑海里变得鲜活起来。我终归还是有良心的，并且它开始谴责我不听父母的忠告，背弃对上帝对父亲的职责。

暴风雨继续肆虐着大海，风越刮越凶，雨越下越大。虽然这跟我接下来几天以及以后将要见识到的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但对于当时从未见过这种场景的我来说，也已经足够让我心惊胆战了（设置悬念，让读者对鲁滨逊后来的冒险遭遇更加好奇）。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对于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毫无头绪。我感觉每一朵浪花都会将我们吞噬（读作[tūn shì]，吞食），每次当我们的船陷入波涛汹涌的海浪和浪涡（这里读作[wō]，旋涡）里时，我都以为我们不会再升起来了。在这种精神遭受极大痛苦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无数次下定决心，如果在这次航海中上帝大发慈悲让我活下来，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再一次踏上大地，我一定会立刻回家拥抱父亲，并且我有生之年一定不再出海。我会老老实实地听父亲的话，再也不这样自讨苦吃了。现在我完全同意父亲当时所说的关于中间阶层的幸福生活的看法，就像他一样，安逸舒适地过完一生，既不会遭受海浪的摧残（读作[cuī cán]，使蒙受严重损害），也不会经历陆地上的艰辛。我要像一个真正回头的浪子，回到家里，回

到父亲的身边。

在暴风雨一直发作的时间内，甚至是它停止后的一段短时间内，这些明智又正确的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但是到了第二天，暴风雨慢慢减弱，海面也变得平静后，我渐渐变得能够适应大海了。但是我对于那天的情景仍然心有余悸（读作[xīn yǒu yú jì]，指经历一场危险之后，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害怕），还因为有一点儿晕船，以至于整天都无精打采。到了傍晚，天气放晴，风也不刮了，一个美丽安静的晚上随之而来。当晚的日落和第二天的日出都异常晴朗，微风徐徐，海面平静。当太阳照射海面时，那景色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一幕（通过对美丽景色的描写，渲染出一种宁静的氛围，与鲁滨逊对航海冒险的热爱相融合）。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不仅不晕船了，而且变得十分兴奋，对于大海里的一切都十分好奇。看着前一天还令人害怕、波涛汹涌的大海，一下子却变得如此静谧（读作[jìng mì]，安静）可爱，我很是不解。那位怂恿我上船的朋友生怕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走过来对我说：

“喂，鲍勃，”他一边说，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你感觉怎么样？我打赌那天晚上你一定吓得够呛（读作[gòu qiàng]，十分厉害或够受的），那可只是一点微风。”“微风？你开玩笑吧！”我说，“那可是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暴风雨？你个傻瓜，”他回答我，“你管它叫暴风雨？为什么？那可算不了什么。只要船稳固，海面宽阔，那样的风我们根本就不用放在眼里。但是鲍勃，毕竟你只是一个新手，来吧，让我们干了这碗酒，忘掉那些不愉快。你看外面的天气多好啊（为航海之路的艰险埋下了伏笔）！”我不愿过多地描述我的故事中这段悲惨的遭遇，简单地说，我们像所有水手一样调制了一些甜酒，我也被灌得大醉。那个晚上我与大家尽情玩耍胡闹，所有的自责悔恨、我对过去所犯错误的反省，以及对将来听从父母的决心全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总而言之，当暴风雨停

止，海平面重新回归平静之后，我便不再惶恐，大海吞噬了我所有的恐惧和害怕。我之前关于大海的憧憬（读作[chōng jǐng]，向往）又都浮现出来，完全忘记了当时在绝望中发的种种誓言、下的种种决心。当然，那些正经严肃的想法也会时不时地想要重新控制我，但我极力摆脱它们，并使自己振作起来，就好像是从极度不高兴中振作起来一样。我和其他水手一起喝酒胡闹，不久我就控制了自己的理智，不让这些想法再度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不到五六天，我就像其他不愿被良心谴责的年轻人一样，不再被它困扰，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正因如此，我必定会遭受新的磨难。上帝决定惩罚我，并且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我没法找任何借口。因为我非但没有将平安度过这次磨难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拯救，反而变本加厉不思悔改，那么下一次的灾难一定更加令人绝望，哪怕是我们中间最阴险狡诈、最胆大的人见到它都会害怕，都会求饶。

在海上的第六天，我们到达雅茅斯锚地（读作[máo dì]，水域中专供船舶抛锚停泊及船队编组的地点）。自从暴风雨之后，我们只走了不远。因为尽管天气晴朗，海面平静，但却逆着风，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抛锚停泊。一连过了七八天，风还是来自西南逆着方向吹。在此期间，许多来自纽卡斯尔的船只都停泊于此，和我们在一个港口等待风向变顺，以便驶入河流。

然而，我们本不应该在此停留太久，而是应该随着潮流驶入河口。但是无奈风过于强劲，而且在我们停了四五日后，风有越来越强劲的趋势。由于这个锚地素来被人们看作是一个良港，而且我们的锚特别好，船上的一切装置都非常坚固。因此我们丝毫没有担心这个大风，而且一点也不害怕，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休息玩闹。但是到了第八天早上，风势突然增大了，于是全体船员都一起动手落下中桅，捆紧了船上的所有东西，做好了防风暴的准备，使船能够安全航行。到了中午，海

浪卷得更高了，我们的船头好几次被淹没在水中，船进了很多水。有一两次我们甚至都以为锚要脱掉了。因此船长命令我们放下备用大锚，于是我们在船头用了两个锚，并将锚索放到最长的限度。

就在这时，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到来了。现在我几乎能从船上的每一个船员脸上看到恐惧和惊愕。船长虽然极力小心地保护船只的安全，但当他来回穿梭于他的舱房而从我的舱房经过时，我几次都听到他低声对自己说“上帝，保佑我们吧！我们都要死了！我们都要完蛋了！”这一类的话（船员、船长惊恐的神色和话语表现出当初处境的危急）。就在这样的慌乱一开始时，我却茫然无措，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我的舱房里——我的舱房在统舱。我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再一次忏悔我的罪行，因为我已经彻底对那些东西不屑一顾，而且变得麻木不仁。我觉得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了，而且这次风暴一定不会比上次更厉害。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当船长自言自语经过我的舱房，说我们大家都要死了的时候，我真的被吓坏了。我走出自己的舱房向外望去，看到了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可怕最凄凉的景象。海平面升起得像一座山一样高，而且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一次。接着我环顾四周，发现更是只有绝望笼罩着我们。我们看到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那两艘船的船桅（读作[wéi]，桅杆，也就是船上挂帆的杆子）因为载货过重已经被砍掉了。突然我们船上的人惊叫起来，原来在我们前方大概一海里（计量海洋上距离的长度单位，1海里等于1852米）远处有一艘船已经沉没了。另外两艘船也已经被狂风吹脱了锚，也只好不顾一切地离开锚地驶入大海，尽管桅杆一根都不剩了。小一点轻一点的船境况是最好的，因为它们在海上航行不那么费力。但是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飞，从我们身边擦过，只挂着角帆向海中漂去。

到了晚上，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船长当然不愿这么

做。但是水手长抗议说如果他不砍掉前桅的话，船就会沉没。船长只好同意了。当他们砍掉前桅后，船的主桅马上失去了平衡，整艘船开始剧烈地摇晃。他们又不得不将主桅也砍掉，这样就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甲板了。

我只是一个毫无经验的水手，以前遇见那样一点风浪就已经吓得
不轻。那么在眼下这种情况里，我的心情任何人都可想而知了。但是
如果现在让我来描述当时的想法，我想那时的我固然也害怕死亡，但是
比死亡本身更让我害怕十倍的是我竟然违背了自己不久前才做的忏悔，
并且那些一开始萌发出来的邪恶念头以及每次在危难中表的种种决心
也使我感到害怕（这是人心理上常见的理智与感性的斗争）。所有这些再
加上对暴风雨的恐惧把我逼到了一个绝境，一个我不能用任何语言形容
的境地。但是最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发生。风越刮越凶，雨越下越猛，水
手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生平见过的最恐怖的暴风雨。我们的船虽然
坚固，但它过于负重，吃水很深，不断地在海中颠簸（读作[diān bō]，
上下震荡）。水手长不断地叫喊着，船眼看着就要沉了！那时我还不明
白沉船是什么意思，因此我完全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这对于我来说倒
是件幸运事，后来我问过别人才知道。暴风雨如此凶猛以至于我看到了
平时从未见过的场景：船长、水手长以及其他一些平时聪明能干的人现
在都在祈祷，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船随时都有可能沉入海底。到了午
夜，一些人被派下去查看情况。突然其中一个人哭喊着上来，他说我们
的船已经漏水了。接着另外一个人上来说底舱里已经进了四英尺（英美
制长度单位，1英尺合0.3048米）深的水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
真是雪上加霜。我当时正坐在自己舱房里的床边，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
重重地敲打在我的心上。我感觉那一刻我就快死了，于是再也支撑不
住，瘫（读作[tān]，指肢体绵软无力，难以动弹）了下去。就在这时有人把

我叫醒，告诉我，我虽然以前什么都不会做，但现在抽抽水还是可以的。听了这话后我立即精神起来，来到抽水机旁，卖力地干了起来。正干着的时候，船长看见几艘小的运煤船经受不住凶猛的暴风雨，不得不向海面漂去。当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时，船长下令放枪作为求救的信号。当时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还以为船破了或是发生了其他可怕的事情。这使我大吃一惊，总而言之我被吓昏了。但是在那种每个人都只顾自己性命的时候，没有人会在意我，也没有人会来看看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晕了后，另一个人立刻接替我继续抽水，而且一脚把我踢到一边，任由我躺在那里（反映了情势的危急和人在危险关头的自私）。他一定是以为我已经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继续不断地抽水，但底舱里的水越进越多，船显然要沉了。虽然暴风雨减弱了一点，但是我们的船已经不能支撑着驶入港口了。所以船长不停地鸣枪求助。这时有一艘不算太大的船从我们面前漂过，船上的人听到了我们的求助就冒着危险放下一只小艇来帮助我们。这只小艇费了极大力气来慢慢靠近我们，但是不仅我们无法上去，它也无法真正地靠近我们的船。最后，小艇上的人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来救我们，拼命地划；我们则从船尾抛给他们一根带有浮筒的绳子，并且尽量把绳子放长。他们又费了很大劲才抓住绳子。

然后我们用力将他们拉近我们的船尾，全体船员才得以上了小艇。可是当我们上了小艇后，无论他们还是我们都无法再靠近他们的船。所以我们一致同意，不再试图控制小艇的方向，就让它随波逐流；我们也不奢求其他，只要能划到岸上去就可以了。我们的船长向他们保证，如果这只小艇在岸边触礁（读作[jiāo]，即礁石，河流、海洋中距水面很近的岩石）了，他一定会照价赔偿。就这样我们一面划着小艇，一面又全凭它向北方的岸边漂去。最后差不多漂到了温德顿海角。

我们离开原来的大船还不到一刻钟，它就沉下海去了。我生平第一次真切地领会到船沉入海底的意思了。我必须承认当水手们告诉我船正在下沉时，我几乎都没有抬头看它。因为与其说我是自己爬进小艇的，还不如说是他们把我丢进小艇的。我的心几乎就要停止跳动了，一方面是由于恐惧和受惊，另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前途未卜的担忧（表现了鲁滨逊在沉船一刻的惊恐）。

然而，虽然我们处于这种境地，船员们还是奋力摇桨向岸边划去。当小艇被海浪推到浪尖上时，我们可以看见海岸了。这时有许多人沿着岸边跑，希望等我们的小艇靠近岸边时好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划得太慢了，根本靠不了岸。后来竟然还划过了温德顿灯塔。由于此时海岸线向西凹进了一点，并向克罗默延伸，陆地稍微地阻挡了一点风势，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才得以全部安全地靠近了岸边。之后我们下了小艇，徒步前往雅茅斯。我们这些受难的不幸的人在雅茅斯受到了热情款待。当地的治安官、富商和船主们都很照顾我们，极富人道主义（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主张人格平等，互相尊重）精神。他们给我们提供住处，还给了我们充足的钱，使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是继续去伦敦还是回到赫尔去。

当时，如果我还有点理智的话，我都会选择回赫尔，回到家里，我一定会很幸福。我的父亲也一定会像耶稣讲道中所说的那个寓言中的父亲一样，宰肥牛欢迎我回家。因为他听说我搭乘的那艘船在雅茅斯锚地沉没了，之后过了好久才得知我其实并没被淹死。

但是我的厄运却以一种不可违抗的力量迫使我继续这样下去，不许回头。虽然有好几次，我的理智和冷静的判断力大声地告诉我我应该回家，可是我却没有勇气听从它们的声音。我不知道这股力量叫什么，我也不想知道。但是这种神秘的强大力量控制着我们，使我们明

明知道前面是死路一条，还要去自取灭亡（充分反映了鲁滨逊对冒险的渴望，也预示着他会遭遇更多更大的不幸）。很显然，就是这种神秘的不可避免的強大力量驱使着我无法摆脱厄运和不幸。我不顾自己理智的呼唤，不顾自己内心的劝告，更不顾我在这第一次的尝试中两次灾难给我的明显的教训，继续向前。

我的那位以前劝我上船出海的朋友，是船长的儿子。当时正是因为他，我才下定了决心；可是如今，他却反倒不如我勇敢了。我们到了雅茅斯之后就分开住了。虽然还在同一个城镇里，但是两三天后他才第一次有机会同我聊天。那是我们到达雅茅斯之后的第一次见面，那时我就发现他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了。他表情忧郁，不住地摇头（通过对他表情、动作等描写，说明他对航海生活已经丧失信心，与鲁滨逊不服输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他问了问我的近况，并且将我介绍给了他的父亲。他对他父亲说我这次随他们一起出海只是试一试这样的生活，而且是我以后去更远的地方做准备。他父亲听后，用严肃和关切的口吻对我说：

“年轻人，你不应该再航海了，这次的遭遇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志，它证明你不适合当水手。”“为什么，先生，”我说，“难道你以后也不再航海了吗？”“那是两回事，”他说，“航海是我的职业，因此也是我的职责；虽然这次出海你只是来试一试的，但是上天已经给你点滋味尝尝了，它要你知道如果你还是一意孤行（读作[yī yì gū xíng]，不听劝告，固执地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下去的话，一定还会有什么等待着你。也许就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才会遭遇这些不幸，就像在开往他施船里的约拿（《圣经》里的先知）一样。请问，”他继续说道，“你是谁？你为什么还要坐我们的船出海？”于是我便简单地告诉了他一下我的身世。他听我讲完后，忽然怒不可遏（读作[nù bù kě è]，愤怒得不能抑制，形容愤怒到了极点），十分生气。“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他说，“为什么这么